

【浮生】

几十年前,筒子楼也曾是让人仰慕的居室。小时候,背杜甫的“风雨不动安如山”,脑子里想的就是筒子楼,无论红砖还是青砖,都是那么结实,四棱如线,笔直方正,颇有沉稳的气势,不是用来观赏的,是可以盼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华宅呀。

以前,都是有分量的单位才有筒子楼,像镇上的食品站、煤站、信用社、邮电所、酱油厂,都是些平房或者木楼,潦草破烂,少有样式。只有像我们医院、高中学校这样的单位才会有筒子楼。当然,越大的单位,筒子楼越多,整整齐齐,一排一排,壮观气派。那时,我们还没有讨厌这样的繁密与千篇一律。整齐是一种美德,许许多多的人相似的安稳才让人放心。

一家一户,一户不过是一间房,长长的楼道穿过每一户,人们的命运也相互交织,交错着共享彼此的人生,这实在算不上一种委屈。他人的生活里,

筒子楼与朋友圈

□蒋曼

我们也重要得不可或缺。今天,个人主义盛行,隐私需要各种藩篱。看似自由,也许是另一种封闭。毕竟,孩子有无英文名以及是否看国产动画的选择都可能产生鄙视鸿沟的时代,很难理解筒子楼的开放与兼容,它曾经消融了许多人生难题。

筒子楼里有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的人际关系——值得依赖和信任的邻居,没有烟亲与血亲,这样特殊的人际关系,如今已经随着筒子楼的衰败慢慢消失于人海。

远亲不如近邻,筒子楼的近邻就等同家人。我妈妈生病住院,妹妹在筒子楼里这家吃、那家睡,一点都不要人操心。邻居家出远门,亲戚来了,我们也帮她照顾得极周到。孩子们当然是放养,从这家房玩到那家房,聚在东家看电视,或者在西家的饭桌上打扑克。来了朋友,办一桌饭菜,自然叫来邻居陪客。狭窄的家里住不下,但我们

那么多的邻居,挤一挤,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宾馆,没有外卖与美食一条街,没有幼儿园,只要有这栋筒子楼和楼里的人,我们的世界就会稳如泰山,日子会有滋有味地过下去。

筒子楼里,不能隐藏的恰好是暗黑。我们知道那些被白昼掩盖的悲苦与烦恼,经过筒子楼的过道,我们轻易地理解那些人们悄悄谈论的故事,伤痛和泪水会在人们杂沓的脚步声中慢慢风干。一起面对痛苦,一起用脆弱的肉体对抗艰难。人多好办事,不只是活计,在这种兵营式的建筑中,互相壮胆、鼓气,对抗看得见的烦恼和看不见的命运。

对筒子楼的依恋深藏于血液。曾经,在重庆的磁器口,我无视那一街的繁华,却被旁边矗立在废弃厂房中空荡荡的筒子楼牵绊住脚步。那些空空荡荡的房子因为盛放过青春,即使风烛残年,昨日的快乐与生

命,余温犹存。

筒子楼里不能光讲死板的原則,人的脾气和性格都要有所收敛。再大的矛盾,忍无可忍,吵过之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大人还在冷战,孩子早已悄悄玩在一起。筒子楼的生活策略是万事和稀泥。所以,我们筒子楼里孩子写的毕业赠言,会真诚地祝愿:祝我们的友谊如同稀泥巴插棍棍——越来越深。

筒子楼里最大的矛盾是夫妻打架,打的人悲愤汹涌、壮怀激烈,旁观者却看到了荒诞与有趣:当事人永远是热锅上的蚂蚁,而隔着几间房再看,不过是滑稽剧。筒子楼简陋而平凡,却也能从中窥出生活的真谛。整齐划一的房间,整齐划一的悲喜。在筒子楼里,很难建立坚固而长久的藩篱。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大同小异。

期末考试碰巧都考差了,打孩子的场面就颇为壮观,孩子哭得理直气壮,大人打得痛

快淋漓。哪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顾忌?我们少有那样的羞耻感,不知道隐私,我们坦坦荡荡地嬉笑和哭泣。筒子楼里,虚荣、自私、攀比都被限制,适可而止。我们也认同那些幽微的黑暗和烦恼,在背后悄悄聊起的八卦,是评判,是同情,是惋惜,更多的是叹息:他也不容易。我们的宽宥与原谅总是不期而至。

今天的人们,努力从人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远离父母,拒绝婚姻,不要孩子。邻居则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偷窥癖,唯恐避之不及。芬兰漫画家在《芬兰人的梦魇》中提到:因为怕在楼道里碰上邻居,要选择楼道没人时再出门。据说,这样对待邻居的态度很能引起人的共鸣。在现代城市坚固的矩阵中,我们渐成孤岛,用永远风光霁月、繁华锦簇的万能朋友圈来伪装自己。我不知道,哪一种生活可以更轻松一些。

做一个负面形象的妈妈也挺轻松的

□丹萍

【世相】

我不做记者后,家里坚持写作的,就只有儿子了。在他的作文里,我是我们家负面新闻最多的人,感觉真是职业生涯的败笔。

奶奶的正面报道最多,人设稳定。一般都是“周末去奶奶家吃饭,奶奶又端出我爱吃的啥啥啥”,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爷爷和爸爸都是配角,分别主打智慧和坚强,在迷惘的时候,代表正方发言。不过,出现的次数还不如他的好朋友宇轩多。

儿子写文章有耿直的一面,比如他每次写“我的幼儿园同学、好朋友宇轩”,我看得都累。我说你就随便起个名字,不要那么多定语,叫“我的朋友小宇”就行了。他说不行啊,我这样是学汪曾祺的,要真实。

但他对妈妈的描述,我看也没有多真实啊。我的缺点在他笔下真是花样翻新,有时候唠叨,有时候反对素质教育,有时候打压他的梦想,是一个错误妈妈的集大成者。

妈妈作为负面形象出现,有时候是为了配合他的“悲惨”身世。

有一次他在作文里记录两个干妈到我们家玩,他也和干妈们一起聊天,大家看到他得的奖状,我对两个干妈说,嗯,特别厉害,学习非常好。文学作品还原的情形和真实生活基本一致。在文章中,他补充说,他觉得表扬言过其实,非常尴尬。

我解释说,你看,妈妈本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妈妈当时一边和她们表扬你,一边对她们眨眼睛来着,意思是因为你在旁边,我只好表扬你。干妈她们也知道我是故意这样说的,她们也眨眼睛来着。那些教育小孩的书上,不都是这样说的吗?要在客人面前表扬孩子。

他说他不管,反正作文写完交上去了,也得了美好的分数。我估计是老师的同

情分——有这样一个爱吹嘘孩子成绩的妈、两个爱打探小孩成绩的干妈,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个娃啊!

有时候妈妈会作为负面形象的女二号出现,配合他或者别人的光辉形象。例如:“妈妈说,这些科学小实验之类的作业,不要去完成了,反正也不算分数。我说,不,我要完成,动手能力是学习的一部分,怎么能只看分数呢?我坚持摸索实验,最后终于完成了!”阻挠他做一个价值观100分的好孩子的,都是妈妈。

还有一篇是写教育观念的不同,记录我们在法国骑马,他从马上摔下来,我花容失色,叫嚣着要立刻回国。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美国名叫Greg,则是果断处理,认为男孩子从马上摔下来非常正常,而他非常认同Greg的做法,勇敢地配合处理了伤口,继续旅途。画面感好强啊。有一次我看了几眼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发现里面妈妈的人设就是这样的。中年妇女标签,不说也知道有哪些。

上初中以后,作文的要求提高了,托物言志,指东打西,正话反说,头尾呼应,需要使用好多中国文人的小技巧。我对写作的教育是有些保留的,这些还是太过奇技淫巧了,现在学得熟练,以后想去都去不掉。

不管怎样,技巧上来了,妈妈的形象就不那么单薄了。比如最近有一篇文章是练习借物抒情的:“妈妈总是束缚我,让我周末必须去奶奶家吃饭。直到有一天,看到家里阳台上长出的瓜被下面的藤束缚着,如果没有藤就没有瓜,所以妈妈的束缚也必不可少。”

后来每次看到阳台上那几棵爬藤,我都挺感慨的,我觉得自己怎么也是株月季啊,怎么被比喻成藤了呢?



阳光从不亏欠任何人

□雪樱

年前我去参加一场创意人才培训班,班上的学员都是来自省内的残障人士。开班仪式上,校长王振华说道:“阳光从不亏欠任何人。”这个漫长的假期里,午后在窗前晒太阳、刷新闻时,我经常会想起这句话,想起几位学员。

开课首日,我便注意到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姑娘。她爱笑,个头小,坐在手推车里,像个洋娃娃般惹人喜欢。别人上课“沙沙沙”写笔记,她不时地划开手机,低头瞅几眼,动作非常娴熟。课间休息,一个高个儿女子从后排拎着水杯径直过来,看样子像是她的母亲。只见她把手推车从后面搬起来,让小姑娘仰躺在里面,趴在她耳边小声问道:“累了吧,我给你揉揉腰吗?”那一幕,令我心头漾起阵阵暖意。

那个小姑娘叫灿灿,来自菏泽,患有成骨不全症,就是俗称的“瓷娃娃”。今年13岁,即将参加高考。听她母亲说,两个月大时,灿灿被确诊。3岁前她经常出现骨折或骨裂,为了给她看病,父母四处打工,搬家十多次。灿灿没上过学,全是自学,通过高中十门科目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证,业余还专攻绘画等,这一点令她的母亲深感欣慰。伴随着交流深入,我恍然大悟,课堂上灿灿看手机是在录音频,以便回去再听一遍。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和苦痛,无奈和叹息。班上还有个高颜值女学员叫丽蓉,戴着时尚的贝雷帽,特显气质。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是听障女孩。她两岁时因发烧失去听力,有人说“十聋九哑”,她的妈妈偏

不信邪,手把手教她发音吐字,从此踏上漫漫语训路。多少个夜晚,她摸着妈妈的脖子,看着妈妈的口型,成百上千遍地练发音,嘴唇干了、破了,嗓子哑了、疼了,她没有放弃;洗漱、吃饭、外出,随时随地练发音,直到有一天,她终于会喊“妈妈”了,母女俩紧紧拥抱,泣不成声。

练发音的心路历程,给了丽蓉迎难而上的勇气。一路走来,她过五关斩六将,考上莱阳一中,后来又以第八名的好成绩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录取,毕业后成为一名插画师。然而,老天又给她开了个玩笑,比她小八岁的妹妹,两岁那年也和她一样没了听力,整个家庭恍若遭遇地震。她的妈妈像教她那样给妹妹语训,一首儿歌《小白兔》,妹妹整整学了两年时间。妈妈精神几近崩溃要放弃。她哭着恳求,“如果妹妹长大了问为什么姐姐会说话,她不会说,我们该怎么交代?”一句话,使家人精神重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训练,妹妹终于也会说话了。如今,妹妹已是大学生。

灿灿和丽蓉的心路轨迹中,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影子。这个春天,是我患类风湿的第19个年头,恍惚之间就像做了一场大梦,被人猛地叫醒,顿觉眼前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坐在轮椅上,我常常问自己,“什么是命运?”如果我也学着作家史铁生那样写一篇《好运设计》,我该怎样给自己重新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内心的持续隐痛感告诉我:“你的现在,就是最好的设计!”我不禁想起晚上听书听到蒋勋先生的教诲:如果把

“命”比作汽车,把“运”视为我们走的那条路,那么,你怎能知道,开奔驰车行走在泥泞颠簸之路,就是命好运不好?你怎能断定,开破烂不堪的二手车行驶在一路坦途上,就是命不好运好呢?

其实,人生在世,最大的好运设计就是活着本身,就是坚强本身。19年来,我一路打怪升级,与病魔过招,与自己较劲,甚至号啕大哭挣扎过,但是,最终都在时间面前学会了臣服,懂得了接纳。抑或说,在与命运惊心动魄的肉搏交战中,在一次又一次的狼狈试错中,悟到的智慧是:熬。是的,就是这一个字,我曾质疑过它不体面,埋怨过它太残酷,但是,熬过漫长黑夜,总会见到阳光;熬过无边痛苦,总会迎来希望。我得出结论:苦熬并不丢人,败给自己才是懦夫。我就是这样咬紧牙关走过来的,别无他法。

这段时间,不少朋友发信息说,“禁足在家的日子,才真正理解了您。”我笑笑,再次想起王校长的那句话,“阳光从不亏欠任何人。”造物主宽厚而仁慈,从来不会漏掉哪个成功者的试炼,也从来不会无视哪个倒霉蛋的奔跑,它自有平等设计。

伴随着气温回升,恍然有种小阳春的感觉。一个月来,计划度日,简餐素食,读书写作,每天“咪溜咪溜”吃炆锅面条,也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午后,坐在窗前看会儿书,或是欣赏班上几位学员的抗疫动漫作品,任由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窗户倾洒下来,照得我暖烘烘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梦想中的生活不过如此。